

那些年，我們 參與的成大零貳社 —訪成大零貳社 前社長林易瑩

採訪撰文 / 曹沛雯



三一八太陽花學運以來，各個公民團體、學生組織在這場運動中所展現的力量讓全臺灣人印象深刻。如太陽花學運受到高度關注的運動實屬少見，其實在此波運動前有更長的時間，這些學生組織已在各自校園場域默默耕耘已久。

以成大零貳社來說，2008年野草莓運動結束後，部分留在成大校園的學生籌組了社團。一路以來在成大都是極具爭議話題的異議性社團，零貳社在野草莓運動後還參與了反國光石化遊行、二二八銅像行動、成大校史事件、南榕廣場事件、校長遴選事件、清潔工勞權議題。尤其2012年二二八蔣介石銅像潑漆行動之後，在相對平靜的南部校園內引發了多方不同意見的論戰。此時參與

跆拳道社的林易瑩，由於獲得了潑漆事件的感召加入了零貳社。

關於入社，林易瑩自曝其實有一段黑歷史。高中時她參加了全國高中人文及社會科學營認識了蘇江翰，江翰早了一年進入成大醫學系就讀。林易瑩一進成大，江翰就遊說她加入零貳社，一開始她興趣缺缺地說：「零貳社所關心的不在我的核心關懷範圍，統獨問題不是我關心的事。」。

二二八蔣介石銅像潑漆行動當時，不少校內師生無法接受零貳社行為，以破壞校園環境整潔與和諧為由，要求零貳社道歉。不過，此刻也有許多加入零貳社的新成員，是因為蔣介石銅像潑漆行動而產生了共鳴。

南榕廣場事件

二二八蔣介石銅像潑漆行動的反應兩極，但南榕廣場事件則獲得學生多數支持。林易瑩觀察：我發現成大人有一種規矩病，可能是因為大家都很乖又遵守規矩、用功念書才有辦法考進好學校。所以有一種不容破壞規矩的性格存在，南榕廣場事件由於學校事先未能明定規則，後又忽視程序正義，以致引發眾人爭議。慢慢她發現怎麼這麼多人都在討論南榕廣場事件，連平常厭惡零貳社的人都說：「只要提到零貳社我都先噓再說，但這次學校真的太過分。我雖然也討厭鄭南榕，但校方不可以這樣。」。

三一八太陽花學運

回顧三一八的那天，零貳社因為地理限制，第一時間並不在立法院現場，因此多了一天時間觀察和因應。那晚，零貳社的夥伴們徹夜難眠只能焦急地交換消息，試圖在最短的時間做出是否集體北上參與的決策。幸而在校內教授以及各方好友的協助下，隔一天的凌晨，零貳社才得以在一天內募集了六臺遊覽車北上立法院。整個北上聲援行動中，社內分工和統籌調度是十分流暢的。

三一八前，三一八後，風向差很大。一開始的零貳社很辛苦，沒錢沒社辦，沒人氣。每年零貳社在光口舉辦南榕紀念會晚會，但人數連光口的一半都塞不滿。三一八那一年鄭南榕紀念晚

會，人潮硬是塞滿了整座南榕廣場。林易瑩大一時正值蔡英文對戰馬英九總統大選，有個同學背包上貼了蔡英文的競選貼紙，結果竟被系上同學指指點點說他好偏激。當時在校園講臺獨沒人理，辦講座、辦讀書會沒人來。到了三一八學運現場，每當臺獨大旗進場時，無不歡聲雷動。大概是大家漸漸感受到中國因素的可怕，中國不斷地利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在侵略著。

校長遴選事件

被質疑學校行政黑箱的校長遴選事件，就沒像南榕廣場事件這麼群起憤慨。畢竟選校長本身離學生比較遠，且行政法細微不易理解，不像南榕廣場事件理解門檻較低。雖然此事件林易瑩是提告人，但法庭上的事歸法庭，永遠對事不對人。她表示：「若我是校長評選委員會一員，我也會投給蘇慧貞校長一票，但令人在意的是評選程序上出了問題。私底下遇到蘇校長，我們還是會彼此問候話家常。」。

因為提告，林易瑩必須做足功課，法律條文實在艱澀地不太像人類看的文字了，至少要看懂律師寫的訴狀吧！於是她回家努力翻書，並請教有法律專長的老師。大學四年半所從事的校園運動就是的政治系的實驗課，其實政治系的課也教行政法、社會運動，但坐在課堂上聽課並不會那麼有感。

由於去年反校務會議鎖門事件，學

校記了林易瑩一支大過，後來卻又撤銷。林易瑩認為記過是一種很威權的做法，它會在學籍紀錄上留下污點，尤其對有意投入公職的人來說是一種傷害。但對林易瑩來說這支大過卻是一枚勳章，今年林易瑩考回成大政治系碩士班，她說獲得學籍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想要回這支具有勳章性質的大過。記過事件之初，她在臉書談及此事，甚至有媒體記者想要採訪，但後來因畢業記過之事不了了之。

與校內異議性社團的串連

在成大，原交、TO•拉酷、零貳社的社員經常重疊，在社團博覽會往往是三位一體，要是有人不小心忘了報名也沒關係，因為主辦單位總會很有默契地把這三個社團擺在一起。在〈島嶼天光〉之前的社運之歌是〈晚安臺灣〉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到了社博尾聲，大家都會一起唱TO•拉酷之歌〈彩虹〉、跳原交社的阿美恰恰、然後一起聽〈晚安臺灣〉，最後一定會哭，這是一段很美好的回憶。

近年零貳社變得比較沈默，但林易瑩相信未來也許會長出新的樣子。就像西格瑪、經緯社消失了，但日後又長出了零貳社。通常政府很爛的時候，異議性社團就會長出來。不過當政府大量吸納了原本抗爭者，抗爭組織就會迅速萎縮，畢竟體制內擁有較豐富的資源可以做事。校園內若可透過學生會權益部管

道申訴、解決問題，就不需要零貳社出來抗議，這就代表回歸常軌了。家鄉若出現無良開發案，如果可透過市議員擋下它，就不會需要自救會。林易瑩期待臺灣代議政治有完美運作的一天。

從事學運的人大多會面對當離開校園時，該用什麼身份繼續延續理想？不少人進入了學術界，從事野百合學運的范雲、王金壽老師，太陽花學運的陳為廷、林飛帆，也都持續在學術領域上進修。離開大學後，大家會進入不同的戰鬥位置，可能是NGO或是政黨工作。林易瑩目前加入了民進黨從事市議員助理工作，她說：「社會運動者往往與當權者是對立的，當民進黨被罵，而我也是其中一員的時候，往往對民進黨出的氣就會連帶出在我身上，面對這樣對立的情況，老實說該怎麼取得理解我也還在學習中。」

「大學是最自由，並且最有機會培養自己成為意想不到的人」最後，她想與所有懷抱理想的年輕人共勉。



與零貳社參與 2013 高雄反核大遊行。